歐陽修集/卷1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奏議卷三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・奏議卷四

► 奏議卷五

諫院進劄子十首

【論乞不遣張子使元昊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，全無遜順之意，朝廷又欲遣張子復往賊中，仍聞且只令在延州，伺候賊意，待其來迎，方敢前進。不知果有如此議否？若實有之，大為不便。臣謂方今兩議未決，正是各爭名分之時，憂不可自虧事體。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，必料邊防須為准備，其偽以好辭來迎子，使我望和而少弛，然後出不意以攻，子或被拘留，或遭虐害，以為中國萬世之辱，則悔何及焉！雖不如此，使子端坐延州不來省問，欲歸則又慮來迎，久待則寂然無報，進退不得，何恥如之！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，必知難合。子之往，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，彼必不急求相見，則於臣二說，慮有一焉。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，不可乎？若有可臣，則自當以重兵壓境，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，說令臣服。如其不可，則何必遣人？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，則只當因如定之回，賜以甘言，許其厚賂，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，俟得其實，然後定議，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。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，萬一遭其拒絕，或被拘執，則於事無益，空損國威。為今計者，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，徐放如定等還，當自為謀，以求勝算。取進止。

【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才至淮南，便進見錢十萬貫，不知是否？臣見兵興以來，天下困弊者，非獨備邊之費，半由官吏壞之。今三司自為闕錢，累於東南剗刷，及以穀帛回易，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，閭里編民必無藏鏹，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。不知紹寧才至淮南，用何術，於何處，得此錢以進？若將官庫錢上進，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，必致闕乏。若於民間科率，則人力豈任？且十萬緡錢，國家得之所益至微，外處取之為害不細。往年李定、王逵輩，皆刻剝疲民進奉，至今南方嗟怨。況今年江淮，王倫大驚劫後，繼以蝗旱為孽，民間困窘，尤要撫存，而紹寧欺罔朝廷，妄有進獻。伏乞特降指揮，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，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，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？苟涉欺妄，乞賜重行朝典。其所進錢，伏乞聖慈拒而不受，以彰朝廷均恤外方，防禦奸吏刻剝之意。取進止。

【論孫衍不可使契丹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伏見差孫衍等充契丹人使。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，必能發憤，每事挂心，凡在機宜，合慎措置。及見衍等被選，乃知忘忽慮患，依舊因循。今西賊議和，事連北虜，中間屢牒邊郡，來問西事了與未了。今專使到彼，必先問及，應對之際，動關利害，一言苟失，為患非輕，豈可四人之中令　先往？　本蜀人，語音訛謬，又其為性，靜默自安，軍國之謀，未嘗與議，凡關機事，多不諳詳。臣聞古者遣使，最號難才，不受以辭，許其專對，蓋取其臨事而敏，應卒無窮。今衍既不可預告以言，則將何以應卒？苟一疏脫，取笑四夷。其孫衍，欲乞不令出使。或恐中書不能逆衍人情，尚執前議，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、稍知朝廷事者先往，貴不誤事。且醜虜君臣頗為強黠，中國常落其計，不可不知。今欲雪前恥，雖知未能，其如後患，豈可不慮？伏望聖慈，早令兩府別議。取進止。

【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，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，須慮驕賊猖狂，忿兵攻寇，凡關邊備，正要枝梧。伏睹朝旨，已差范仲淹、田況等為宣撫使。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，欲自請行，不知是否？以臣愚見，不若且遣仲淹速去。琦與仲淹，皆是國家委任之臣，材識俱堪信用，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，尤為眾所推服。今若仲淹外捍寇兵，而琦居中應副，必能共濟大事，庶免後艱。若陛下以新用仲淹，責其展效，則且令了此一事，俟邊防稍定，不兩三月自可還朝，既先弭于外虞，可漸修於闕政。今邊事是目下之急，不可遲緩，以失事機。伏望斷自宸衷，輟仲淹速去，以備不虞。取進止。

【論京西賊事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竊聞近日張海、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，轉更猖狂，諸處奏報，日夕不絕。伏惟聖慮必極憂勞，不聞廟謀有何處置。臣竊見朝廷作事，常有後時之失，又無慮遠之謀。患到目前，方始倉忙而失措；事才過後，已卻弛慢而因循。昨王倫暴起京東，轉攻淮甸，橫行千里，旁若無人。既於外處無兵，須自京師發卒，孫惟忠等未離都下，而王倫已至和州矣。賴其天幸，偶自敗亡，然而驅殺軍民，焚燒城市，瘡痍塗炭，毒遍生靈。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，誤事後時之明驗。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，須有改更，以防後患。而自王倫敗後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，有上言者又不施行，上下拖延，日過一日。遂至張海、郭貌山等又起京西，攻劫州縣，橫行肆毒，更甚王倫。依前外處無兵，又自京師發卒。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，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，其驍勇凶奸不比王倫偶起之賊，縱使官兵追及，亦其勝負未知，天下之憂恐自此始。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眾，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，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，將此拙計，便為廟謀，上寬聖懷，苟自塞責。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，日行一二百里，馬力困之則棄，別奪民間生馬乘騎，竊料官兵必難追逐。縱使追兵能及，生靈已受其殃。此度賊雖能平，後患豈可不慮？以今四方盜起，所在各要堤防，則臣前所言御賊四事之中，州縣置兵，最為急務。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，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。其州縣置兵事件，富弼已有起請，伏乞決於宸意，速與施行。取進止。

【再論置兵禦賊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，曾上言御賊四事，內一件州縣置兵為備，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。其餘三事：一乞選捕盜官，二乞定賞罰新法，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，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。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，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、弓手，當時搔擾次第不小，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。及一旦王倫、張海等相繼而起，京東、淮南、江南、陝西、京西五六路，二三十州軍，數千里內殺人放火，肆意橫行，入州入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則去年所置宣毅兵、鄉兵、弓手等，盡皆何在？無一處州縣得力者，蓋由官吏不得其人，賞罰無法，而所置宣毅、鄉兵、弓手皆不堪使用，所以張皇搔擾，空有為備之名，而無為備之用。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，令州郡置兵，若不先擇官吏，嚴立法令，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，空有其名，終不濟事。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，則須採臣所陳三事，一一施行，方可集事。

其州縣官吏誤事，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，則其他可知。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，腰腳行動不得，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，三年之內，州政大壞。臨替，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。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，昏昧不堪，昨在滑州寄居，臣為通判，三四度來看臣，每度問臣云：「中書有一個王參政，名甚？」如此不知人事，陛下試思如此等人，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？今汝州知州鮑亞之，是三司以不才柬退者，鄧州知州朱文鬱，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，二人老懦不才。如此等人，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？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，蓋為處處官吏非人。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，蓋為恐有此事也。兩府之議，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御備，直待打破一州，方議換知州，打破一縣，方議換縣令。其餘未經打破州縣，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，臣謂是大臣不肯以身當怨之過也。今天下生民獲安樂，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。若其父子殺戮，離散不安，則亦必歸怨陛下。今大臣不肯澄汰，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，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。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，一火強如一火，天下禍患，豈可不憂！伏望聖明特出睿斷，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，則先須慎擇官吏，免致虛為搔擾，反更害民。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，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，累曾遣使安撫，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，頓以遣使為難？願陛下力主而行之，則天下幸甚。取進止。

【論盜賊事宜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，累有論奏。為見天下空虛，全無武備，指陳後漢、隋、唐亡國之鑒，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，不能撲滅，遂至橫流。又見國家綱紀隳頹，法令寬弛，賞罰不立，善惡不分，體弱勢危，可憂可懼。欲乞朝廷講求御盜之術，峻行責下之法。兼聞縉紳之內憂國者多，日有封章，皆論賊事。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，聞眾多之言，必動於心，略知恐懼。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，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。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，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。殊不知前賊雖滅，後賊更多。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，桂陽監一火七十人，草賊一火百人，其餘池州、解州、鄧州、南京等處，各有強賊不少，皆建旗鳴鼓，白日入城。官吏逢迎，飲食宴樂。其敢如此者，蓋為朝廷無賞罰，都不足畏；盜賊有生殺，時下須從。臣恐上下因循，日過一日，國家政令轉弱，盜賊威勢轉強，使畏賊者多，向國者少，天下之勢，從茲去矣。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，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吃酒，及巡檢、縣尉不肯用心，曾有論奏，其言甚切。臣舊識師錫，其人恬靜長者，遲緩優柔，不肯生事，今尚有此奏，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，獨不憂者，朝廷爾。

嗟夫！古之智士，能慮未形之機。今之謀臣，不識已形之禍，以患為樂，以危為安。見

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，遂生玩寇之意；見言事者眾而聽之已熟，遂有忽人之心。臣近曾求對便殿，伏蒙陛下語及賊事，憂形於色。及退見宰輔，閒暇從容。天下之事，深可憂矣！今建昌、桂陽賊數不少，想其為害，憂甚王倫，在於遠處，更合留意。今自京發兵，則道遠不及；外處就撥，則處處無兵。欲乞嚴敕大臣，鑒此已成難救之患，速講定御盜之法，頒行天下，使四方漸為備御，及早擘畫，剪撲諸處見在賊數。自有賊以來，群臣上言者，皆為自來寬法，致得不肯用心捉賊，皆乞峻行法令。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，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。臣謂大臣為國計者，寧厭忠言之多，不厭盜賊之多，乃如此行事爾！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，仍乞類聚，擇其長者，計定法制。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，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。此乃社稷安危所系，陛下之事也，伏望留意而行之。取進止。

【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、葉清臣等相繼解職。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奸險小人，頗急經營，爭先進用，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，既虧廉讓之風，又損朝廷之體。臣伏思翰林之職，重於唐世，乃是天子親信，朝夕謀議內助之臣，當時號為內相。故其進用，尤極精選，只用材識，不限資品，往往自州縣官而拜者。國朝近歲於此一職，頗非其人，既見其材識愚下，不足以備訪問，人主因之薄其待遇，跡漸疏外，同於冗官，遂容小人，得以濫進。臣思其弊，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。且學士之職，本要內助天子，講論外朝闕失。今若卻令中書除人致於內，則是恩出中書之人，雖在天子左右，與無同也。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，用人不限資品，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，出自上意擢用，以杜小人爭進之端，而天子左右更無奸邪之人，庶清侍臣之列。取進止。

【論呂夷簡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昨日伏睹外廷宣制，呂夷簡守太尉致仕。以夷簡為陛下宰相，而致四夷外侵，百姓內困，賢愚失序，綱紀大隳，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。人臣大富貴，夷簡享之而去；天下大憂患，留與陛下當之。夷簡罪惡滿盈，事跡彰著，然而偶不敗亡者，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，脅制中外，人皆畏之，莫敢指レ。及其疾病，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。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，進用賢才，憂勤庶政，聖明之德日新又新，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奸已廢，不害陛下聖政，則更不復言。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，偶不發揚，上賴陛下始終保全，未污斧俊Ｊ潛菹虜桓閔募穎夷簡上負朝廷。今雖陛下推廣仁恩，厚其禮數，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，理須陳讓。臣乞因其來讓，便與寢罷，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，

與一合受官名。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，便受國家過分之恩，仍慮更乞子弟恩澤。緣夷簡子弟，因父僥幸，恩典已極。今邊鄙多事，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，豈可使奸邪巨蠹之家，貪贓愚呆子弟，不住加恩？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，未弭物論。其子弟，伏乞更不議恩典。取進止。

【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，常患官吏不能遵行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，朝廷不能自信，則誰肯信而行之？然多因小人僥幸而不加抑絕，所與之恩雖少，所損之體則多。臣聞去年十月中，曾有臣寮上言，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。敕旨頒下才三四月，已卻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。夷簡身為大臣，壞亂陛下朝政多矣，苟有利於其私，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，況肯為陛下惜法？但朝廷自宜如何？今一法才出，而為大臣先壞之，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？不與，則是行法有二；與之，則近降敕旨，今後又廢。有司為陛下守法者，不思國體，但徇人情。或云二僕得旨與官，在降敕前。奈何授官在降敕後？凡出命令，本為厘革前弊，法家以後敕衝前敕。今袁宗等雖曾得旨，而未受命之間，已該新制，自合厘革。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，朝廷又不舉行近敕而自隳典法，今後詔令，何以遵行？其袁宗等，伏乞特追奉職之命，別與一軍將之類閒慢名目，足示優恩，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。取進止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